

挖掘周口文化 书写春秋传奇

——“春秋名姝”系列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7月27日上午,由作家出版社主办,周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周口市文联、河南日报社周口分社、周口日报社、周口市新华书店协办,周口市文学艺术院、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周口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春秋名姝”系列作品研讨会,在周口市文学馆举行。来自省内外40余位专家、作家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研讨会。周口市副市长秦胜军出席会议并致辞。

这是一场周口地域文化与国内专业学术交流的文化盛宴,研讨会上,各位文艺大咖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围绕“春秋名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历史背景、文艺价值等方面,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研讨,为进一步推动周口擦亮“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名片,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理论依据。本报特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 《文姜传》:恣意下的伤情
- 《公子桃花》:守望中的坚韧
- 《夏姬传》:妥协后的逐流
- 《西施传》:阴谋中的爱情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

“春秋名姝”系列作品包括《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西施传》四部历史小说,共计200万字。从2016年至今年3月份,历时6年,作家出版社与作者柳岸紧密合作,终于完成此项工程。

历史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读者期望历史小说既要有历史依据,又要有文学欣赏价值。6年来,柳岸以令人佩服的创作毅力,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民间传说中,批阅爬梳,寻找有关蛛丝马

迹,并以丰富的想象力,重塑了四位传奇女子,使她们由史书上寥寥的几笔而绽放出独特鲜活的生命光彩,呈现给读者一席春秋文化大餐。“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柳岸做到了。

大家都了解,春秋时期是中华文明的中轴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我们举行“春秋名姝”系列作品的研讨会,对于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

在文学价值以外,“春秋名姝”系列作品让很多人注意到了古老的“陈文化”,认识了历史悠久的淮阳、息县等地,对周口有了新的认识。希望借助“春秋名姝”系列作品,使我们这块古老的陈地像莫言的高密乡、孙犁的白洋淀、周立波的清溪村,成为新的文学地标,吸引更多的读者到周口探寻古道,了解陈文化。



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金辰:

“春秋名姝”系列作品和大部分历史小说不同,是以女性结构历史,通过书写四位春秋时期著名女性的命运,把一部相当厚重的春秋历史写活了,写得轻盈妩媚、摇曳多姿。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往往都笼统地将中国古代社会视为男权中心的社会而忽视了女性的作用,但我们看《左传》和《战国策》,不少女性在那个乱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左传》里那些女性人物,可能着墨不多,却光彩照人,柳岸这一系列作品选择的四位,就是其中非常有代

表性的。但柳岸不仅写出了她们的光彩照人,也写出了她们被宏大历史推来搡去的无奈和悲哀。在此意义上,她们是历史中无数被无视的人们的代表。选择女性作为历史线索,是真的看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也看到了女性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小说的选题相当有价值。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小说中有关历史的部分。历史细节是否可靠?历史知识是否扎实?这是评判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柳岸在这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以十年时间考证与调研。小说中诸多细节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文史知识,而且将这些非常可靠的知识化入了小说中。另外,“历史”不止指历史知识,更指对历史的见识。这系列小说中一方面表现出柳岸对历史的理解与同情,一方面又有相当现代的认识和立场,还张扬着始终贯穿在中华文明中的一种正确的非观念。

当然,历史小说基于历史真实,也需要作家的想象力。这一系列作品里柳岸表现出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塑造人物的能力。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非常鲜活,值得关注和研究。



《南腔北调》杂志社总编辑饶丹华:

作家柳岸创作的“春秋名姝”系列丛书,立足春秋战国中华文化深厚资源,以史为纲,以女性为本,以文学想象为基,重塑春秋四大美女。重塑意味着反思,反思意味着作家柳岸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从而支撑她去完成这部系列丛书,意味着这部丛书呈现的中华文化之美,完全有实力拉高读者的期待值。

美女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春秋名姝”息夫人、夏姬、文姜、西施,因

稀而贵,但作家柳岸却别出心裁地塑造了一位长得有些丑陋的普通女性——东施。在《西施传》中,通过作家独特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文笔,塑造了一位外表不完美却有一颗爱美之心的少女。对东施的重塑,恰恰是柳岸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所有女性倾注的博爱之情怀。东施也可以说是息夫人、夏姬、文姜、西施的一面镜子,既可以照出她们的容颜,也可以照出她们灵魂的美与丑。“春秋名姝”息夫人、夏姬、文姜、西施之美,更多的是美在诗文中和想象里,显得朦胧而迷人。真正的美人都有其深沉的内涵。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纠正美的观念,发现美的双眼和记录美的能力。真正的美是美而不自知的,那是一种有我无我忘我的境界。可以说,对于东施这个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是“春秋名姝”系列丛书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亮点!

另外,“春秋名姝”系列丛书使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营造了一个意蕴丰富的春秋战国文化世界,为该丛书改编成电视剧提供了很好的文学文本。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

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书写了春秋时期很知名的四位美女,又以几位美女的命运,映照了春秋的残酷与春秋的浪漫,写出了陈地风貌。

优秀的历史小说之中,一定贯穿着作家自己的历史观,自己的历史认知,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拼合,而且,这种历史认知一定是以符合历史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春秋名姝”系列作品,就以符合历史逻辑的方式,呈现了作家对历史的认知。以《夏姬传》为例,夏姬在中国历史叙事中,一直是以一个淫荡的艳姬形象出现的,但是在柳岸这里,她成了一个美丽、聪慧但是却又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可怜女性。作家这种历史认知的呈现,是富有逻辑和说

服力的。作家首先以还原历史现场的方式,解释了夏姬在少女时期为什么和族人私情。小说用生动的情节呈现出春秋时期的郑国上巳节时青年在两性作风之间的大胆,形象地解释了“郑风淫”的含义。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夏姬,少女时期与人有私情也便不难让人理解了。另外,作者深入到历史的缝隙中,坚持独立思考,抓住夏姬所谓的淫乱都是发生在她没有家庭的时候这个史实,结合历史语境,指出夏姬所谓的淫乱,其实不过是为了求生存而已。在丈夫夏御叔死后,在没有人为她遮风挡雨的情况下,为了自己以及儿子的生存,夏姬不得已委身于孔宁等三人,以至于在历史上留下淫荡的名声。用还原历史现场的方式,紧贴史实,小说解决了关于夏姬的历史评价与其历史存在状况之间的错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夏姬形象。

“春秋名姝”系列写出了春秋的残酷,在这个时代,贵为国王的公子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小说也写出了春秋的浪漫,在这个年代夏姬即便已经名声狼藉,但是依然有人愿意为了她抛家去国。当然,对于周口来说,这一系列小说更大的价值在于它呈现了陈地风貌。系列中的公子桃花和夏姬都是长期生活在陈地的人,小说对几千年前陈地红颜的书写,也给周口这一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大地涂抹上了一道瑰丽的历史色彩。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勇:

柳岸老师的历史小说写作让我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大家刚才都谈到了历史小说写作的难度,我觉得这种难度也有差异,按照时间距离当代远近来看,离我们越久远的历史,书写难度自然越大。春秋战国时代相较于唐宋元明清,其寻求历史材料、求真相的难度显然要更大。所以从这一点而言,首先要向柳岸直面险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表示敬佩。另外,我对她本人也很好奇,因为她是个女作家,同时她还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女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有行政职务,做出了很多行政业绩的管理者、实践者,说实话就算是我们专业做学术研究的,面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能够做到像她

这么熟悉甚至精通,也要付出不同寻常的努力。而她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家庭事务之余,拿出这么沉甸甸的作品,其中甘苦,可能也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是我敬佩她的第二点。

这种敬佩也引发了好奇:她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切?我想当然这里有个人的因素,勤奋、刻苦、热爱,超出常人的付出,等等。但是除了这些,是不是还有其他?我第一次来周口,其实很早就想来,因为对这块土地特别好奇。因为在河南,周口的当代文学发展,应该说比我们一直公认的、实力最雄厚的南阳差。南阳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但是周口同样也有,在京城和省城的刘庆邦、邵丽、孙方友、墨白、南飞雁,在周口的柳岸,更有年轻一代智阿威、小托夫等。甚至,从年轻一代的作家数量和知名度来看,周口似乎更有优势。我想,这么大的作家群落,当然是和这块土地有关,和这块土地的历史积淀、文化积累、文学氛围,当然也有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古往今来的那些人生和命运故事有关。当然,还有当地政府对于文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视与推动。这些,都促进了周口文学事业的繁荣。所以,柳岸及其“春秋名姝”系列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祝愿她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祝愿周口作家群不断壮大!



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简东:

柳岸老师的“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个性色彩。在小说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注重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演绎,不仅发源于中肯、切中原书旨趣,还集中展示了当代人的理解意涵与审美方式。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难度极大,特别考验作家的艺术勇气、功力与耐力。爬梳文献资料,建立信手拈来的熟稔认知,构造运用自如的转换语境,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也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瓶颈。柳岸老师正是以极其顽强的毅力在文献典籍上下了“苦”工夫,使读者对其历史阐释和考证功力印象深刻。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书写富有新意,十分出

彩,能够给读者带来深刻启发。比如《夏姬传》中的屈巫、鬻拳两人,谋足以改变天下格局,情足以感动千年人心,忠足以彰显人臣典范,节足以荡涤污名非议。使人读后感佩之情油然而生,心中震撼强烈。更值得称道的是,作品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先秦女性形象,以息妫、夏姬、文姜、西施为核心的女性群体,确实能传递给读者耳目一新的独特感受。

小说在情节推进中还有意识地加入了很多事理训诫话语,晓喻世人以经世治国的道理,彰显了作者以言喻世、警世的良苦用心,充分流露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这一点,其实也是对以《歧路灯》为代表的中原文学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作品在宣扬、推介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这是就陈地文化、先秦多元文化源流向世人所做的一次积极推广和宣传。在浓郁的历史气息中又充盈着亲切的乡土文化氛围,这也令系列作品的布局更宏大阔博而又精巧细腻,体现出作者难能可贵的一番匠心与思量。

《公子桃花》开篇以灵石为引,是受《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影响;系列小说里多次言及梦境,以梦喻事,这也是传统小说常用的写法。当然,作品还大量引用、化用《诗经》《左传》等经典,这也是对传统文学的成功借鉴。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进才:

一、历史的丰赡性与厚重感。通读《西施传》,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小说所蕴含历史知识的丰赡性,既是小说,又仿佛是一部厚重的吴越春秋史。小说涉及历史地名沿革、古代官制称号、诸侯国朝代更迭、国君的年号谥号、众多的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的典章礼制、占卜规则、古语习俗等。在这一点上,柳岸的历史小说创作获得了坚实的史实基础,显示出极强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厚重感。

二、历史重写的创造性。西施的故

事时代流传,不同时代对西施的文学书写及命运结局各不相同。不同的书写模式彰显出作者别样的历史眼光与审美情趣。柳岸对西施这一结局的处理改写了以往史学叙述与文学书写的模式。柳岸的重写西施尽管处在史学叙述和传统文学的强大笼罩之中,但却能戴着历史的镣铐跳舞,在重写中“推陈出新”。

三、人物描写的人性深度。历史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人是推动历史演变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揭示出活动在历史中人的面影与心理、人的行为与动机、人的欲望与忧伤,方可抵达人性的深度,进而触及历史的本质。拒绝对历史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处理,力图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并开掘复杂多面的心理世界,是柳岸历史小说的自觉追求。

河南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流砥柱,从姚雪垠到二月河,柳岸很好地延续了河南文学的这一写作传统,她的“战国名将”系列已经在酝酿之中,我们有理由期待,柳岸的历史小说创作定会渐入佳境,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辉煌之路。



研讨会现场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军:

众所周知,历史小说是白话小说传统中很重要的一种体式,历史也是汉语写作重要的取源地和材料库。就当代文学传统而言,与历史题材直接结缘的就有历史剧、话剧、历史小说、历史散文等样式。

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以春秋时期的四位传奇女性为观照对象,聚焦人物的成长和性格特征,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不忘以人为本的立场去透视历史人物。同时,通过历史人物所参与历史进程的具体细节,形成网格化结构,再辅之以人物

关系的剥笋式处理方式,进而将诸侯国的国运、邦交、争霸准确地真实地还原到读者面前,构筑了清晰的情理逻辑,也暗示了深层次的历史逻辑运行的规律。河南是个小说大省,同时也是乡土文学的重镇所在,近些年,河南本土的长篇小说硕果累累,不过,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上,自姚雪垠的《李自成》之后,形成了某种断层,而柳岸女士的“春秋名姝”四部长篇,刚好接续上了这一断层,使得河南的长篇小说版图,维度更加丰富,板块更加多元。

纵观“春秋名姝”系列创作,可以用信史写作和女性意识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概括。信史写作预示着作家对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思想追求,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柳岸做足了功课,无论是文字材料,还是田野材料,她皆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加以统筹。功课的充足,对春秋史整体的把握,使作品的人学判断和历史判断融为一体。女性意识不仅仅是女性视角的问题,作家还带着同理心和共情的心理波动去贴近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此,女性自身的元气、生命力方得以彰显。